

說

庫

北

庫

閒處光陰卷下

清 搏沙拙老筆記

國朝御寶凡二十有五

大清受命之寶以章皇序白玉為之盤龍紐

皇帝奉天之寶以章奉若碧玉為之盤龍紐

大清嗣天子寶以章繼繩黃金為之交龍紐

皇帝之寶以布詔赦青玉為之交龍紐

皇帝之寶以肅治駕旃檀為之盤龍紐

天子之寶以祀百神白玉為之交龍紐

皇帝尊親之寶以薦徽號白玉為之盤龍紐

皇帝親親之寶以展宗盟白玉為之交龍紐

皇帝行寶以頒錫賚碧玉為之蹲龍紐

皇帝信寶以徵戎伍白玉為之交龍紐

天子行寶以冊外蠻碧玉為之蹲龍紐

天子信寶以命殊方

青玉為之交龍紐

敬天勤民之寶以勅覲吏

白玉為之交龍紐

制誥之寶以諭臣僚

青玉為之交龍紐

勅命之寶以鈐誥勅

碧玉為之交龍紐

垂訓之寶以揚國憲

碧玉為之交龍紐

命德之寶以獎忠良

青玉為之交龍紐

欽文之璽以重文教

墨玉為之交龍紐

表章經史之寶以崇古訓

碧玉為之交龍紐

巡狩天下之寶以從省方

青玉為之交龍紐

討罪安民之寶以張征伐

青玉為之交龍紐

制御六師之寶以整戎行

墨玉為之交龍紐

勅正萬邦之寶以誥外國

青玉為之交龍紐

勅正萬民之寶以誥四方

青玉為之交龍紐

廣運之寶以謹封識

墨玉為之交龍紐

寶藏

交泰殿會典先所載二十有九嗣經

高宗純皇帝考正排次徹去重複乃得二十有五

御製記云定為二十有五以符天數

國家祀典

壇

廟

堂子為至重會典載

堂子之神曰

鈕歡台吉曰

武篤本貝勒

註云神不知起於何時

顯祖宣皇帝本支為宗室繫金黃帶伯叔兄弟之支為覺羅繫紅帶宗室以罪黜為

庶人者紅帶覺羅以罪黜者紫帶

內廷供奉惟

南書房翰林稱之

尚書房行走者不得稱

內廷

今應禮部試曰計偕漢書計偕者上計簿使也偕俱也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

漢制帝女封縣公主姊妹曰長公主光武封女武陽公主為長公主班固曰尊崇者加號長公主既有姊妹女子子之別焉可又以為尊崇義殊不協

科舉例每舉人一名大省錄科取送八十名江南江西浙江山東河南中省六十名山西廣東

陝西小省五十名乾隆十三年議改直隸照山東例又奉

諭旨每副榜一名大省加送四十名中省三十名小省二十名

嘉慶壬戌先君受京兆聘主講金臺書院開課詩題曰冰與水晶比玉交卷後有來

問出處者先君云孟子序說冰與水晶非不冰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

多光耀前因孟子在手遂取以為題昨見諸君詩皆類於詠物頗致疑異君來問即

煩曉諸君大凡讀書一字不可忽畧問者唯唯嗣閱文或有舛悞無不詳盡其義筆

之卷端動輒盈幅。句語稍覺未協。必商榷再三。期於妥善。自是請益者日不絕。先君時年已七十有八。精神矍鑠。尤喜談經義。語至精微。鎮日不倦。院中肄業者二百餘人。甲子秋試中式。正副榜二十七人。時兼尹為吾鄉戴文端公。揭曉之次日。即過先君。迎甫至庭。輒揖而言曰。余先代諸生謝復作鄉語云。我們老表總還見得人。蓋喜極語也。

李太白流于夜郎云。即今之施南府。按施南惟在晉有夜郎之名。後周置為施州。唐武氏垂拱二年。出李孝逸為施州刺史。是其地入唐後。並未嘗改易。何肅宗流太白。不曰施州。而曰夜郎。唐書地理志。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領夜郎。麗華樂源三縣。州治夜郎。後為夜郎郡。隸黔州道。是施南非夜郎明甚。城北山有一峯。名碧波。顛際舊有一亭。名問月。今則僅存基址。相傳李太白常於此賞月。郡志書為古蹟。亦未言作亭者誰。名亭者誰。太白乾元元年。被放半途遇赦而還。無論施州夜郎。身實未至貶所。賞月之說。別無他據。或作亭者。以問月為名。太白詩有停杯問月語。遂相附會耶。

拜墓吉禮也。唐人以白衫麻鞋。見資暇錄。

毛西河先生之四書改錯頗多訶詆然亦有以啟之如朱子之論聖門諸賢一似少所可者其於子路冉有子夏樊遲下語尤重歐陽文忠公作安定先生墓表云隨其人之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然則聖人之門竟大不若安定之門矣

韓大宗伯炎諡文懿沈大宗伯

德潛

諡文懿二公乃詩文兩大宗工學者咸以慕廬

歸愚先生稱之諡法反隱將相國廷錫諡文肅工寫生今賞鑑家但呼其別號曰南沙雅則雅矣不失之輕乎

黃霸為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於民許丞廉吏且善助之不曰吏不為奸不曰不費民財此霸之所以為霸也其動曰弊絕風清者目不見聰耳

適吳氏姊有子四人性皆聰穎長嘉賓次嘉言質尤美塾師嘗以所謂大臣者句屬對嘉賓對願為小相焉時裁七歲嘉言六歲對其唯聖人乎嗣二子俱以十三歲先後擢芹嘉賓年十七中道光辛巳副榜乙未舉於順天戊戌成進士入詞垣玉堂者舊均以為得之恨晚相期甚厚特其性剛泥古勇於任事見所不可輒面斥之由是

頗致嫌怨。丁未春，以惑於膚慙，陷獄齟齬者深。其文蓄怒者，又復下石，竟至譴戍軍臺。惜哉！嘉言乙酉選拔。

朝考第一，授某職。服官一載，歿。又其次嘉思，丁酉選拔為邑令。李曰：嘉勲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兩弟雖不若兩兄，然亦可與中人埒。吾姊天分極高，左氏傳皆全讀。諸甥之慧，咸謂得諸母訓云。

吾鄉人相見，彼此互稱曰老表。或問何說，率無以應。余推其義，親莫過於中表。稱表者，親之之詞，加以老者，敬之之意，不以兄弟云者，示別於中表而故泛之也。又有稱年高人為尊表，後生為賢表者，又所以判長幼之差等也。

漢明帝嘗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居巢侯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遂止。

治金刃及跌撲損傷方。七釐散竟百不失一。傷輕用火酒調敷，如血流不止，則乾糝之。傷重先以火酒沖服七釐。謂不可多，所以七釐散。殊有起死回生之功。藥八味：乳香、沒藥、紅

花各一錢五分，血竭一兩，硃砂一錢二分，兒茶一錢四分，龍腦、麝香各一分二釐，共研極細末，入瓷瓶藏之。毋令泄氣。若端午日午時製尤佳。

宋呂文穆作相時有售古硯者云一呵即潤無煩注水公曰就使一口能呵一擔水亦止直十文錢而已有訝水何得如此貴者今都中甜水一擔亦制錢十文如西便門甜水至東城一擔須二十文味長安米貴語是凡曰京師物價即皆如此人民蕃庶理所宜然若與未嘗至京師者言無不疑而且駭也

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有惡疾多言竊盜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與更三年

喪前貧賤後富貴

小學注謂無子惡疾兩事於義未安愚則以無子一事於義為未安

明永樂間尚寶卿袁忠徹侍上觀歷代帝王像至宋太祖曰果然面方耳大英武之

主其真宗而下則曰諸像清癯如今時太醫樣一般一云皆秀見元世祖像曰北人

南相其他諸帝曰皆是喫絲羊肉郎主末及順帝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忠徹不能

對乃備述於符臺外集竊以順帝非明宗子文宗詔旨已直言之宋遺民錄所載亦

必確有見聞是其語朝野相傳由來已久意明宗取帝於瀛國年當少壯或不即以

為嗣故不深秘其事而帝乃利於繼襲甘心背本痛恨人言詎知貌與心殊清癯似

祖使之然者得非天耶文宗后忍舍己子而立帝豈亦天假之耶水東日記載余應

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

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豈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霑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

孫權立子登為太子東宮官屬號為多士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衡私駁之曰元遜諸葛才而疏子嘿顧譚精而狠叔發謝景辯而浮孝敬范慎深而隱其後皆敗如衡所言

壬寅五月余奉委解一太監進京探其獲罪情由僅係私行逃出並無他過乃身具全刑沿途寄監兵役護送直與重囚無異既抵京文批投

內務府太監交慎刑司該太監一至司堂輒叩首稱死罪司官訊不數語易以巨鐵索繫於獄我

朝御宦官法令之嚴秦漢以下不足道不知三代之制能比隆否舊聞太監涼笠不

准綴珠不准用玉色綴作領即冠服小節亦必使有區別

聖謨之深微如此

外官長隨涼笠綴珠玉色綴作領近已視為故常更有以天青哈喇作長袖馬褂者謬云哈喇不比緞綴長袖不比短袖此孰能與

校之

黃頰魚不可與薑芥同食誤則無救

先君年逾五十尚未得子乾隆戊戌娶先妣為遣室辛丑先姊生甲辰生一兄不育丙午又生一兄從祖文勤公作志喜詩三首范喬遺硯不生塵又接書香一輩人四月貌孤高節報六句老子客游身添丁信是家門樂聞喜強於科第頻料得故鄉鳩拙婦也應開口笑生春魚游同隊鳥同窠我已諸孫膝下羅算到早遲皆有命便分窮達不爭多一寒范叔誰憐者五岳向平如累何海內空囊休自詡營巢須返舊烟蘿六十生兒未是遲蓬頭揖客鎮相隨過言過行後人看能讀能耕上世貽千里外傳開祿喜十年前憶質衣時賜書儲粟楣間揭從此多男視舊詩

原註家有賜書多識字瓶無儲粟力

耕田先光祿遺句書為楹聯

己酉十一月兄亡十二月不肖生不肖頑劣失先人望四十後裁得

子而子之質又鈍其能接書香與否尚未敢言也

戰國策又名短長語言欲令其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

五月忌翻蓋屋。語見風俗通。

學使試武童。學使官在四品以下者。監射之將官。將官者副將參將遊擊之通稱並設公座。三品以上及帶講官者。將官僉坐。或隅坐。朱文定公士彥以翰林侍讀督學湖北。承直者不知其係講官。因坐位大動聲色。講官階三品也。

阮文達公元教習庶吉士。大課詩題曰。天下太平。皆不知出處。納卷後。方悟是禮記孔子答子張問政。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不覺相向一笑。漢書張孟談趙談。史記作張孟同。趙同。索隱曰。太史公父名談。云同者。避父名也。閱滑稽傳。乃於談字凡三見。此又不避何也。

庶吉士者。官未真除。其隸翰林院。亦猶夫肄業生也。故別設一署曰庶常館。月之所

支曰廩餼。

雍正十年

張文和公議奏每月

恩賞廩餼銀四兩五錢

章服雖與編檢同。必派有館閣差事。方挂

數珠。然今請假歸者。亦一例挂珠。百文敏公百齡總制兩湖時。有一後輩來謁。公談

次語以玉堂故事。聞者訝公太直。不知從前之前後輩。儼然與師生無異也。

今時讀大學在親民。親以硃改為新書。南郊下增曰。明都一句。六經自漢以來箋註

疏釋。歷幾許大儒。不但不敢增改經文。即錯簡重出。亦仍其舊。所以然者。尊經也。讀

問處光陰

卷下

六

書之家。雖有明知其非者。率謂師如此授。且即如此讀。余性固執。初為兒子延師。首先及之。雖錯簡亦從本文。

魏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者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晉王述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踉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余性下急。從姊壻劉眉生極相愛。常舉二王事相諷。癸酉冬。余之楚。眉生書贈一聯云。立身氣象和而介。作事精神慎以詳。其警戒之意。可謂深切。今已年逾六十。病根仍未能盡去。亦癡頑極矣。然和而介三字。竟是眉生終身之識。眉生為山東方伯。有議其太柔和者。或曰某實深知其人和而介。在藩司中。亦好藩司也。惟獨當一面。不知勝任否。聞此語。曾達。

天聽眉生十年不調而卒。豈所聞不為無因耶。

唐荆川云。近日屠沽細人。有一盃飯喫。其死後必有一篇墓誌。此亦流俗之可笑者。今之流俗。欲求此一笑。何可得也。然在大人先生。似必不可少。余自三十歲後。墓誌行述兩項文字。即不多見。抑亦有說歟。

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剋。此客何太不曉世情也。幸遇孟嘗君。否則即下逐客之令矣。然能慙而自剋。尚不媿為孟嘗君客。

嘉慶七年十二月奉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例應滿員在前。現在彭元瑞以尚書兼充英和。系屬侍郎。其班次在彭元瑞之後。嗣後該衙門一切應奏事件。彭元瑞着列銜在英和之前。遇有引見人員。專着英和帶領。彭元瑞年逾七旬。兼有骸疾。着不必帶領。欽此。文勤公以衙門體制。籲辭。未蒙

俞允。一時相傳。稱為異數。

元楊瑀山居新話一則云。陳鑑如為趙松雪寫神。持影草來呈。公援筆自改之。且與言所以未然之故。筆至唇。乃曰。何以謂之人中。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間。指此名之曰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洎二便皆單竅。成一泰卦耳。由是之故。因以名中也。此說理亦可通。第不知始為此名。果即此義否。

瓷器出吾鄉。景德鎮其製胚之泥。產於皖。雨縵帽胎出山東德州。草則生於山海關。

外。作之者固有法。即法亦非甚秘。何他處人不能為。獨此二處人能之。其必須此泥此草。初又何以知之耶。

元狐毛。豐於貂。溫厚亦過之。其色較貂深而微蒼。豪端散布小白點。如脂麻。產於西藏。論者謂色非黑。何以名元。說文長箋。黑而有赤色為練。有黃色為元。易天玄而地黃。天豈黑耶。藏中又產一種狐。曰沙狐。脊背毛土黃色。麤而硬。胸腹毛潔白柔細。頰下。胯間。毛色如淡墨。其性于當胸數寸之毛。極自珍惜。卧則仰其身。坐則俯其首。而吮吮至酣。際人過其前。亦不覺。故土人呼為吮膜。訛為天馬。其裘中之所謂天馬者。即此毛名。非獸名也。匠人取胸間毛為質。以頰下毛合作桃形為章。曰烏雲豹裘。一襲直百金。腹下毛狹而稍薄。割兩胯毛為枇杷葉式。分布於腹毛之中。名吉祥豹。價低於烏雲豹三之二。其脊背之皮。止堪作裯褥。每張價不過二三百文。一身所產。其貴賤懸殊如此。

宗室奉恩將軍階四品。無執事者。稱為閒散。舊有即以本爵咨送禮部。一體會試之例。其必由鄉試中式而後會試。自嘉慶六年辛卯科始。翰林院例於編檢中奏派四人。辦理院事。修撰亦與其選日下謂之辦事翰林。遇京察皆保。

列一等。此道府之基也。有不願外任者。則先事辭之。每議派既定。掌院以名東來請。使者曰。請赴清秘堂。不以公牘尊而重之也。清秘堂辦事處也。紀文達公筆記云。景介茲少司馬官翰林時。齋宿清秘堂。註曰。此因乾隆甲子。御題集賢清秘額。故相沿稱之。實無此堂名。恭讀。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初集。有清秘堂偶題七律一章。

謹按

御集此詩編次。知在幸翰林院詩之後。

此堂曰清秘。亦天命之名也。所以傳布人間。如勒諸金石。

翟方進欲西至京師。受經其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富貴後。供養甚篤。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顏思古注。文帝短喪之制。斬衰三賢哉母也。惜方進報母者。文至而情不至。若有至情。必不作身備漢相語。十六日。賢哉母也。惜方進報母者。文至而情不至。若有至情。必不作身備漢相語。朝鮮國使臣年班來京。每過村莊鎮市。輒吹角鳴騶。余初聞之。頗為之駭異。朝鮮國之於我。

朝恭順甲於他國。何使臣竟不知為非禮也。觀其別事動止。則循謹又有甚於細民者。茲蓋不知為非禮也。若或曉之。彼必敬聽。惜無此多言者。

余初學射於果公益亭。

公名果。齊斯歡。嘉慶壬戌翰林。位至廣州將軍。公與從兄春農鄉試同年。居宅又復。